

· 类型文学精品译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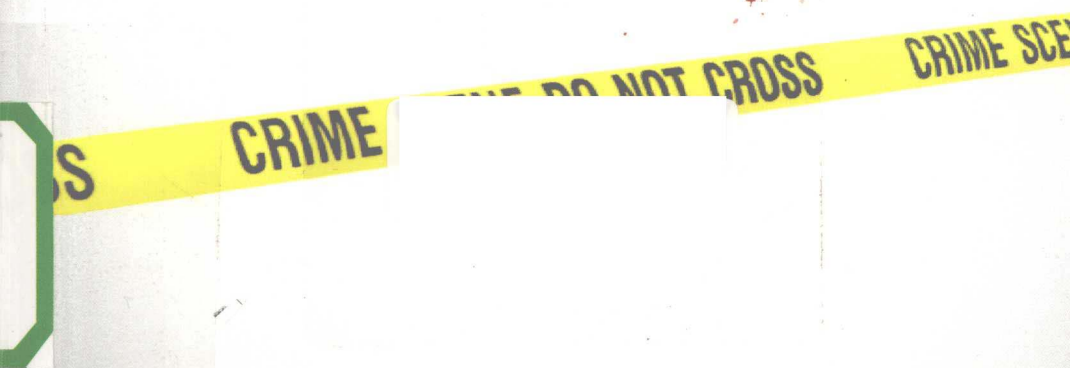
伊甸园的蛇

STILL LIFE

著——〔加拿大〕露易丝·佩妮

Louise Penny

译——魏 懿



· 类型文学精品译丛 ·

伊甸园的蛇 STILL LIFE

著——〔加拿大〕露易丝·佩妮
Louise Penny

译——魏 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甸园的蛇/(加)佩妮著;魏懿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321-4225-5

I. ①伊… II. ①佩…②魏…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9674 号

STILL LIFE

by LOUISE PENNY

Copyright: © 2005 BY LOUISE PEN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RESA CHRI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300 号

出 品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李珊珊

美术编辑: 钱 祯

伊甸园的蛇

(加) 露易丝·佩妮 著

魏 懿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19,000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25-5/I · 3265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迈克尔

... 感谢

此书献给我的丈夫迈克尔，是他为我创造了充满爱与良知的生活。他赞同我放弃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即使当我所写的只是一番胡言乱语时，他也始终给予我鼓励。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批评者，但只有智者才会给予别人鼓励，而迈克尔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的好友莉斯·戴维森也是如此，她不断给予我鼓励和支持。莉斯允许我在书中“盗用”她的生活细节，诗歌创作以及画作。作为回报，她也能了解到我在创作过程中所想到的每个细节。我真的很幸运。我还要感谢莉斯的丈夫约翰·巴伦泰恩，我从他的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还有玛格丽特·巴伦泰恩——她更像是我的姐妹——她多年来也一直在鼓励我；还有莎伦和吉姆，他们也一直激励我。感谢他们，尤其感谢莉尔，书中有关祈祷棍仪式的细节正是来自于她。此外，我还要感谢 No Rules 图书俱乐部的成员，尤其感谢克里斯·罗伊，是她教我如何射箭。

我的兄弟罗勃和道格，以及他们的家人也给予我许多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没有英国犯罪作家协会(CWA)的大力推举，《伊甸园的蛇》很有可能像其他许多未被发表的作品一样。该协会为作家的处女作设立了评选机制，如果没有它的大力推荐，《伊甸园的蛇》是无法入围获得该奖的，更不可能于2004年第二次荣获新人奖。对我而言，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该协会中有许多支持鼓励新人的作家，这些作家已颇有名望，但他们却愿意花时间阅读像我这样的新人的作品，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协会的凯·米切尔是一位非常棒的侦探小说家，她的作品给了我快乐和启发。

海德兰出版社的主编谢瑞丝·霍博斯以及圣马丁米诺陶出版社的主

编本·赛维尔也给予了我很大帮助。正是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才使得该书得到不断的改进。和他们一同工作既快乐,又收益颇丰。

还要感谢金·麦克阿瑟,是她引领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最后,感谢我的图书出版商泰丽莎·克里斯,正是有了她,《伊甸园的蛇》才能与读者见面。泰丽莎是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同时她也是位很棒的编辑和精明能干的出版商。我真的很幸运能与她合作,我第一次与她见面就缠着她不放——当然我并不建议新作家这么做,但这的确管用。

谢谢你,泰丽莎。

曾几何时,我的人生中没有任何朋友,也没人打电话给我,那时我觉得自己会寂寞终身。现在我知道我真正的快乐并不是因为《伊甸园的蛇》得以出版,而是因为在我人生中有那么多想感谢的人。

...01

在周日感恩节清晨的薄雾中，简妮尔小姐去见了上帝。这真的让人很震惊。简妮尔并非自然死亡，除非你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死神在三松镇旁绚烂的枫树林里遇到简妮尔时，她便走向了其七十六年人生的终点。她倒在地上，手脚展开，仿佛在这些绚烂而又易碎的枫叶中变成了天使。

魁北克地区安全部门的阿尔芒·伽马什探长蹲在一边，他的膝盖咯咯作响，如同猎人的步枪发出的声音一样。他极富表现力的大手在简妮尔小姐斑斑血迹的衣服上抚过，仿佛一位魔术师，能平复伤口让死者复活。但他不能，他并无这样的天赋。不过，伽马什探长有其他的天赋。他在现场闻到了樟脑丸和香水的味道。简妮尔小姐温柔而又和善的双眼盯着他看，充满恐惧和惊讶。

伽马什也惊讶地看着她，他以前并未见过妮尔小姐。伽马什现在五十五岁，正处于其漫长职业生涯的顶峰——同时也是停滞不前的阶段，他仍会对凶杀感到震惊，这对于刑侦科的探长而言是很奇怪的，这也许是他

无法进一步被提拔的诸多原因之一吧。伽马什总是希望是谁弄错了,并没有死亡发生。但简妮尔小姐越来越僵硬的尸体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波伏瓦探长的搀扶下,伽马什站起身。他一边将外套的扣子扣上以抵挡十月的寒气,一边在思考着什么。

简妮尔又迟到了,或者说,是其他人早到了。简妮尔原本安排和她的好朋友兼邻居克莱拉·莫罗在小酒馆里碰面。克莱拉坐在靠窗的桌边等着,显得有些焦虑。牛奶咖啡以及渐渐失去的耐心使她坐立不安起来。她微微地抖动着,从窗外望出去看着绿油油的乡村,老式的房舍以及围在考门斯大道周围的枫树。这些树木呈现出红色和琥珀色,让人为之激动。它们是这沉寂的村镇中唯一会有变化的东西。

从窗外望去,克莱拉看到一辆轻便货车沿着莫林街驶入村镇。车篷上载着一只漂亮的花斑母鹿并用布盖着。货车缓缓地沿着考门斯大道行驶,使得村民们刚要迈步便要停下。现在是打猎的季节,这里也是狩猎区。这些猎人大多数来自蒙特利尔或其他城市。他们会租轻便货车,在黎明和黄昏时像巨兽觅食一样在满是灰尘的街道上大摇大摆地行驶着,寻找着鹿的踪迹。当他们确定了一头鹿的方位时,他们会猛地停车,从车里跳下来开枪射击。克莱拉知道不是所有猎人都这样,但大多数都是如此。这些猎人会将鹿捆绑在车篷上并在乡村到处行驶。他们相信车篷上的动物死尸能显示他们的神勇。这些猎人每年都会射杀母牛,马,宠物,甚至相互残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有时还会朝自己开枪,可能这是在他们精神病发作时错把彼此当作了美餐吧。有人认识其中的一些猎人,据他们说,打猎时要分清楚猎物是松鼠,公鸡还是人,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克莱拉在想简妮尔到底怎么了。她很少迟到,所以暂且原谅她。克莱拉发现原谅大多数人做的大多数事是很容易的。“太容易了。”——她的丈夫彼得经常这样说她。但她并非真的会原谅一切,尽管大多数事情她是可以原谅的。当她由于他人的粗暴而变得需要安慰时,她会偷偷地去寻找慰藉。

羊角面包屑落在桌上的《蒙特利尔公报》上。克莱拉看了一眼隐没在面包屑中的公报标题：“魁北克党宣誓要举行魁北克主权的公民投票”，“小镇搜捕贩毒分子”，“徒步旅行者在郎布朗公园失踪”……

克莱拉将视线从这些无聊的标题上移开。她和彼得已很久没有订阅蒙特利尔的报纸了。无知有时是一种天赐的快乐。她和丈夫更喜欢当地的《威廉斯堡郡新闻报》。在这上面他们能读到有关韦恩的奶牛，祁连去看孙儿或是为养老院拍卖一条被子之类的事情。时不时地，克莱拉会想自己是否能逃避现实和责任。不过，她随后就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在乎是否能逃避。此外，她还学会了如何在奥利维小酒馆里消磨时光。奥利维小酒馆就位于三松镇的中心。

“感觉你像是远在一百万英里之外。”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传来。那是简，她气喘吁吁，布满笑容的脸被冻得红扑扑的。她踏着轻快的脚步从自家的房子穿过小镇的绿地而来。

“抱歉，我来晚了。”她在克莱拉的耳边轻轻地说道。两人拥抱了一下，一个身材矮小圆胖，气喘吁吁；另一个则要年轻三十岁，身材苗条，由于咖啡因的作用显得很兴奋。“你在发抖，”简说道，同时坐了下来，要了一杯牛奶咖啡。“我不知道你看到我会如此激动。”

“你这个讨厌的老太婆，”克莱拉笑道。

“我今早的确成了个让人讨厌的老太婆。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克莱拉身子往前靠，迫切地想知道。

克莱拉和其丈夫彼得在蒙特利尔已买好了帆布和丙烯树脂准备进行绘画创作。他们俩都是艺术家。彼得是一名成功的艺术家，但克莱拉的才华尚未被发现。她绝大多数朋友私底下都认为如果她继续坚持创作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作品，她很有可能一事无成。克莱拉不得不承认，尽管她设计的部分家庭艺术品已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她“子宫”系列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不受公众青睐的，到目前为止只售出了一个，大约还有五十个放在地下室里。整个地下室看上去就像沃特迪斯尼的作坊。

“不会吧，”几分钟后克莱拉轻声地说道，她真的感到很震惊，在三松镇已住了二十五年了，从未听说过犯罪。在三松镇，锁门只是为了在收获

季节防止邻居拿走放南瓜的篮子而已。当然,公报标题也清楚地写到另一种种植范围与南瓜一样广的作物,那就是大麻。但平时人们对此并不关心。

除此之外,小镇没有任何犯罪。没有人室盗窃,没有故意破坏他人财物,也没有人被袭击。在三松镇甚至都没有警察。当地安全部门的罗伯特·勒米厄会时不时地在考门斯大道周围开车巡逻,但那也是没必要的。

直到那天早晨。

“不是开玩笑吧?”对于简所描述的丑恶景象,克莱拉显得很抵触。

“不,这可不是玩笑,”简一边说着,一边回忆着。“其中的一个男孩子大笑着。现在想来,那是种熟悉但却并不好笑的声音。”简那清澈碧蓝的眼睛看着克莱拉,眼神中充满惊恐。“我当老师的时候听到过这种声音。不过谢天谢地,不是经常听到。那是男孩子恶作剧并乐在其中时发出的声音。”简想到这里不禁颤抖了一下,将羊毛衫裹紧了些。“那是一种丑陋的笑声。幸好你当时不在那儿。”

当简说这句话的时候,克莱拉将手伸过黑色的小圆木桌,紧紧握住简冰冷的手。她真心地希望当时是自己在,而不是简。

“你认为他们只是孩子?”

“他们戴着滑雪面罩,很难分辨。但我想我认出了他们。”

“他们是谁?”

“飞利浦·克罗夫特,古斯·何纳赛以及克劳特·拉比埃尔,”简低声说着这几个名字,并巡视一下周围,确定无人偷听。

“你确定?”克莱拉认识这三个男孩。

“我并不确定,”简承认道。

“最好别告诉其他人。”

“太迟了。”

“太迟了是什么意思?”

“今早这事发生的时候,我叫了他们的名字。”

“是轻声叫的吗?”克莱拉觉得血液从手指和脚趾急速流向心脏。

“求你,求你,求你说是轻声叫的。”她默默祈求着。

“我是大声喊的。”

简看到克莱拉的表情时,匆忙澄清道:“我是想阻止他们。的确奏效了。他们住手了。”

当时,简看到这几个男孩子逃跑了,其中一个在朝莫林街方向跑时还绊了一跤,他们离开了小镇。那个戴着亮绿色面罩的男孩子还转身看了一下简。他的手上还在滴着鸭粪。鸭粪是铺在村镇的草地上,作为秋季时花床的护根物用的,但还没铺开。简希望她当时能看到这个男孩的表情。是愤怒?害怕?还是愉快?

“你做得对,我是说喊出他们的名字。”

“也许吧。我从未想过我竟能活着看到这里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这是你迟到的原因喽?你得说清楚。”

“是的,噢,不是”

“你想含糊其辞吗?”

“也许吧。你参加这一届威廉斯堡艺术展的评判委员会,是吗?”

“对啊。今天下午我们就会碰面,彼得也参加。怎么了?”克莱拉吓得不敢呼吸。会是这样吗?在经历了她的哄骗,善意的戏弄,以及有时粗暴的阻拦之后,简真打算要这么做了吗?

“我准备好了。”简大吼一声,克莱拉吓了一跳。吼的力量能把一小撮面包屑从公报上震落到克莱拉的膝盖上。

“我晚来,”简慢慢地说道,她的手开始战抖,“是因为我得做决定。我有一幅画想参加艺术展。”

简说着,开始哭了起来。

简画画在三松镇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时不时在树林里散步或是穿过田野时,会看到她聚精会神地在帆布上画画。但她却要别人发誓不要靠近她,不能看,要把视线挪开,好像看她画画是一种亵渎,当然也不能说有关她画画的事。克莱拉唯一一次看到简生气是当她在画画时,加布里走到她身后看。当简警告他不要再看时,加布里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呢。

但他错了。简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实际上,过了好几个月简和加布

里才恢复到以前正常的朋友关系。他们都感觉被对方出卖了。但两人的善良本性以及彼此之间的感情还是化解了这次冲突。只是这次冲突已成为了一个教训。

其实没有人想看简的画。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人想看。但现在这位艺术家却被一种强烈的情感所占据着，她坐在小酒馆里啜泣起来。克莱拉既害怕又恐惧。她瞞了一眼周围，既希望没人在旁边，但又极其希望有人在旁边，可以告诉她该怎么办。然后她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简想干吗？”克莱拉知道她想干吗。简想让她哭，让她恸哭。如果需要，简还想让她摔东西。简是不会跑的。当一切结束后，简还会在原地。她会用手臂搂住克莱拉的脖子，抚慰她，让她知道她并不孤单。所以克莱拉坐着，看着，等着。她明白无能为力时的痛苦。渐渐地，哭声停了。

克莱拉十分镇定地站起身，抱住简，感觉她已平静下来了。然后克莱拉轻轻地祈祷，感谢仁慈的上帝。他既赐予人们哭的天性，也赐予人们冷眼旁观的天性。

“简，如果我知道你这样痛苦，我就不会阻止你提交作品了。我很抱歉。”

“噢，不，亲爱的，”她们俩又坐在了桌旁，简伸出手握住克莱拉的手，“你不明白，这不是痛苦的眼泪，这是喜极而泣啊。”简凝视着远处，点点头，好像在进行一场秘谈。“终于完成了。”

“你的画叫什么？”

“市集日。画的是乡村市集的闭幕游行。”

在感恩节前的那个周五，这幅画被放到了威廉斯堡艺术馆画廊的画架上。这幅画用牛皮纸包装并用细线捆扎起来以御寒和防摔，看上去就像个给小孩子的包裹。彼得·莫罗小心翼翼地解着绳结，拉扯细线。然后，他将这些细线绕在自己的手掌上，好像纺纱线一样。克莱拉真想杀了他。她准备好大叫一声，从她坐的椅子上跳起来将他推开。她想把这团令人厌烦的线扔到地上，或者连同彼得一起扔到地上，她想把上了蜡的纸

从帆布上撕下来。尽管她的眼睛开始有些鼓胀,但她的表情却显得更加温和了。

彼得整齐地将纸的一个角展开,然后展开另一个角。他用手将纸上的褶皱抚平。克莱拉不知道长方形竟有这么多个角。她感到椅子的边缘都要嵌进自己的屁股了。评判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聚在一起,评定提交上来的作品。他们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克莱拉替他们捏了把汗。

最后的一个角终于被弄平了,包裹的纸马上要被拿掉了。彼得转过身面对其他四位评审员,想说的话,然后再把作品展现出来。他觉得这一刻短暂而又值得回味。他想说一点有关这幅画的背景,一点,但他看到妻子鼓胀的眼睛,脸色青紫。他知道当克莱拉的表情变得捉摸不透时,他是没时间来高谈阔论的。

他迅速转身将画上的纸抽走。《市集日》露了出来。

克莱拉的下颚垂了下来,身体抽搐了一下,好像泄了气一样。她睁大眼睛,屏住呼吸,像要死掉了。很明显,其他的评审员也是同样的感觉。他们围成半圈,脸上不同程度地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甚至连评审主席伊利斯·雅各布都默默无语。她看上去好像中风了。

克莱拉讨厌评论他人的作品,但这幅画是迄今最糟糕的。她一直在责怪自己,为何让简将她的第一幅作品提交给由自己担任评审员的画展。这是自负,还是愚蠢?

“这幅画叫《市集日》,”伊利斯读着标注,“是由三松镇的简妮尔提交的。她是威廉斯堡艺术馆的长期资助入,但这是她第一次提交作品。”伊利斯看看周围,“有人想评论吗?”

“真棒啊!”克莱拉撒谎道。其他人都吃惊地看着她。他们面对着画架上一块无框的帆布,画的主题浅显易懂。画上的马,牛以及人清晰可辨,而且是来自三松镇的人。但他们都是单线条人物,或者说顶多比单线条人物多条线而已。如果单线条人物与《市集日》里的这些人物打仗的话,《市集日》里的人会赢,因为这些人多了一点点肌肉和手指头。但很显然,这些人物仍只生活在平面世界里。克莱拉极力去理解她所看到的東西,极力不去做比较。她觉得这幅画有点像画在帆布上的洞穴壁画。

如果尼安德特人有乡村市集的话,看上去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天啊。我四岁的孩子画的都比这强。”亨利·拉西维这样说道。很显然他在进行比较。亨利以前是采石场的一名工人,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能听到石头在和自己说话,在那之后他便成为了一名石刻雕塑家。不过,他的家人希望他有一天能拥有最低保障工资而不是巨大的石雕像。他的脸现在依然肥大粗糙,而且表情怪异,但他的双手却能替他表达,它们举起来做出既简单又明显的恳求以及投降的姿势。他正在想,说什么比较恰当,因为他知道简是这里许多评审员的朋友。“太糟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说出了事实。与他的真实想法相比,这句话和他脸上的表情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简的画用了大胆绚烂的色彩,表现的是集市结束前游行的景象。猪能从羊群里区分出来,仅仅由于猪用了亮红色。小孩子看上去就像小个子的成年人。克莱拉小心翼翼地往前靠,好像这帆布会再给她一次打击。事实上,她认为这些并不是孩子,他们是小个子的成年人。她认出了正在引领着蓝色兔子的加布里和奥利维。在游行队伍的看台上坐着一大群人,他们中许多人是侧面的,彼此看着对方或眼神游离。有一些人物是直视克莱拉的。所有人物的脸颊都有一圈红晕。卡劳拉猜测这些红晕是一种健康的象征。真糟糕。

“啊,这太简单了,”艾瑞尼·卡法特说道,“这是件垃圾。”

克莱拉感到四肢已经变得冰冷而麻木。

艾瑞尼·卡法特是一位陶艺家。她能把大块的粘泥变成精美的艺术品。她还首创了一种新方法给她的作品上釉。她被世界各地的陶艺家所追捧。当然,在他们像朝圣般来到她位于圣雷米的工作室,和这位‘泥土女神’待上五分钟之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错了。艾瑞尼是这世上最自私最小气的人。

克莱拉在想这么一个缺少正常人类情感的人,怎么会创造出那么美的艺术品。当你还在自我挣扎时,卡法特令人讨厌的细小声音便会出现。

在卡法特令人厌恶的脸旁边,克莱拉看到彼得的脸,一小片巧克力蛋糕粘在他脸上。克莱拉本能地擦了擦自己的脸,漫不经心地将一个小胡

桃弄在自己头发上。但即使如此,彼得还是未发觉,那块巧克力还是牢牢地黏在他脸上。彼得有一种古典式的俊美,他身材高大,肩膀也宽,看上去像个伐木工而不像娇弱的艺术家。他波浪式的头发现已变得灰白。他一直戴着眼镜,眼角和刮得十分干净的脸上出现了皱纹。他刚五十出头,看上去像经常往国外跑的生意人。大多数早晨当克莱拉醒来时,她会看着还在沉睡中的丈夫。她真想爬到他身体里去,在他的心脏附近将自己包裹起来,来保护他。

克莱拉的头有时会变成一块吸引食物的磁铁。她会变成头顶烘烤食物的卡曼米兰达。而彼得显得那样整洁。即使天上下泥雨,他回家时也会比离家外出时要干净。但有时,他的光环会失色,一块东西会黏在他脸上。克莱拉知道得告诉他,但她却没有。

“你们知道吗?”彼得说道,艾瑞尼看着他。“我觉得这是一幅了不起的作品。”

艾瑞尼哼了一声,向刚好忽视自己的亨利抛了个眼色。彼得看到克莱拉,俩人对视片刻,像在试探着什么。当彼得走进一间房间时,他总会扫视一下整个房间直到看到克莱拉,才会放松下来。局外人看到的是一位高大体面的丈夫和一位头发蓬乱的妻子。人们会问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主要是彼得的母亲,甚至会觉得这违反常理。克莱拉是他的中心。他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很健康,也很幸福。当他看着克莱拉的时候,他对她梳不服帖的蓬乱头发,波浪般起伏的连衫裙以及在多拉拉马便利店买的角质眼镜都视而不见。他不会看到这些。他看到的是他的“避风港”。不过,他得承认此时此刻他也看到了克莱拉头发里的小胡桃。彼得本能地抬起手,理了理头发,把那一小片蛋糕从脸颊上弄了下来。

“你怎么看?”伊利斯问彼得。

“老实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应该接受这幅作品。”

这个简明的回答不知怎的让人觉得更可信。

“这是在冒险。”伊利斯说道。

“我同意,”克莱拉说,“但是最糟糕的结果无非是那些来看展出的人认为我们犯了个错而已。”

伊利斯敬佩地点点头。

“我来告诉你们风险是什么，”艾瑞尼说道，她像在暗示“你们是群白痴”。“这是一个社区团体，我们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我们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可信度。一旦人们看穿我们展出的作品不是基于艺术价值，而是仅仅因为人情，因为她是我们的朋友，那么我们就完了。那就是风险，再不会有人把我们当回事，真正的艺术家将不会在这里展出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作品会受到玷污。公众也不会来这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垃圾，就像——”说道这儿，艾瑞尼停了下来。她指了指那块帆布。

克莱拉看着那块帆布。一瞬间，有什么东西激起了克莱拉的意识。在极短的一瞬间，《市集日》闪烁了一下，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然后这一刻就过去了。克莱拉意识到自己又一次屏住了呼吸，但她也意识到自己正看着一幅伟大的艺术作品。如同彼得一样，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情绪会有这样的波动，但是一瞬间那原本似乎颠倒的世界恢复了正常。她意识到《市集日》是一幅了不起的作品。

“我觉得这幅画不仅很棒，而且很漂亮。”克莱拉说道。

“噢，得了吧。你们没看出来她说这话是在挺她的丈夫吗？”

“艾瑞尼，我们都已知道你的看法了。继续，克莱拉。”伊利斯说道。亨利的身子向前靠了靠，他的椅子发出咯吱声。

克莱拉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向挂在画架上的那幅作品。这幅作品深深地触动了她，让她感到如此感伤和失落。她极力不流泪。“怎么会这样呢？”她问自己。画上的形象如此稚气，如此简单。跳舞的鹅，微笑的人，看上去简直有点傻。但还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克莱拉所无法理解的。

“很抱歉，这真让人尴尬，”她笑着说道。她感到脸颊像火烧一样。“但我真的没办法来解释这幅画。”

“为什么我们不把《市集日》先放在一边，去看看其他作品呢？我们最后再来看这幅画。”

下午剩余的时间平静地过去了。太阳快要落山了。等他们再来看

《市集日》的时候，房间变得更冷了。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想快点结束。彼得将头顶上的照明灯转过来，将简的作品放到了画架上。

“好吧，对于这幅画有没有人改变看法？”伊利斯问道。

一片沉默。

“我宣布，两人赞成接受，两人反对。”

伊利斯静静地看着《市集日》。她和简妮尔打过照面，她挺喜欢简的。简给她的形象总是一个敏感，和蔼且充满智慧的女人，是一个你愿意花时间与其交往的人。这个女人怎么会创作出这么一幅粗糙且稚气的作品呢？

“我们接受《市集日》，它将和其他作品一起展出。”

克莱拉高兴地跳了起来，椅子都翻倒了。

“噢，行了，”艾瑞尼说道。

“老实说，的确很棒。你们夫妻俩证明了我的观点。”伊利斯笑着说道。

“什么观点？”

“不管怎么说，这幅画给我们提出了挑战。它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生气，”说道这儿，伊利斯向艾瑞尼表示了感谢，“让我们困惑，”短暂但却意味深长地看了亨利一眼。亨利微微地点了点他头发花白的头，“让我们……”又看了一眼彼得和克莱拉。

“让我们愉悦。”彼得说道，就在同时克莱拉说道，“伤感”。大家彼此看了看，都笑了。

“现在我看着这幅画，感觉就像亨利一样，觉得困惑。事实上，我真不知道《市集日》是一幅杰出的稚拙派艺术作品，还是一个毫无天赋，患有妄想症的老妇人的可怜涂鸦？这是我们困惑的原因，也是它必须成为本次展品的原因。我向你们保证在展览会开幕之后，它会成为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的作品。”

“太可怕了，”露丝·萨多当天晚上说道。她倚着拐棍，大口地喝着威士忌。彼得和克莱拉的朋友们聚在他们的客厅里，围坐在发出沙沙声